

## 散步在成功大學的大學之路

／楊倍昌

國立成功大學，由日治時期的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起家，之後是臺灣省立工學院，到現在已經過了八十歲。以國立之名，定成功為號，成大學之實，而稱成大。

隨著城市的開展，成大由幽靜的城市邊緣，蛻變成交通要津。四條大路以井字劍法將校園切割成九宮格。除了小東路外，路名勝利、長榮、大學，各自有些幸福的期待。最短的是大學路，東起於後甲國中正門口，穿越老校區，西止於往來南北的臺南火車站。對照人生，它便是由剛脫離兒童稚嫩的少年，走過無憂的大學青年，然後搭上火車各奔前程。奇妙的是，成功路以火車站為谷豁與大學路相對望，成功路之西，化名成文賢路。為什麼大學路連不上成功路呢？為什麼文賢路要隔在更遠的一方？大學而遠離文而賢，這樣的安排只是偶然，還是別有深意？



成大再過個八十年將會有什麼面貌呢？每一所大學都有自己的大學想像。多年前臺灣的大學常見的訓誡是「精誠勤樸、無私愛人」，內容相當精簡，勾勒出好人、有用的人的形象。或者，以知識與公義，引領普世價值。近些年來所流行的大學目標則已經有些不同。追逐卓越、國際化、要擠進世界前百大成為不假思索、脫口而出的願景。新世紀的人自該有新的挑戰，自稱是凱撒的人不一定就是凱撒。在時光流轉之間，成大的大學精神如何回應社會的變與不變呢？

走過貫穿成大的大學路，有那些事物足以具象的呈現成大的想像？

面向西，在大學路與林森路的丁字路口，背後是興奮騷動的後甲國中，國中門口的跑馬燈上猶自恭賀各式考試的優勝者。左手邊是曾經負載著國力期待的航空及太空研究所。簡樸的水泥建築，風格現代，已經略顯低矮陳舊。直到近年，成大師生才發現，一九五五年任職成大機械系教授的王助，就是波音公司的設計師，為波音造出了第一架

飛機，奠定下波音的根基。他的足跡曾悄然淹沒於視而不見，一九九二年當美國波音公司贈送「王助紀念講座」給成大的航空及太空研究所，才讓當時的校長認識成大自己也有精彩的科學人物。道路的右手邊是自強校區，留著綠地，工學院四棟龐然的系所大樓，兩側分立，看不出是那一種現代風格，方正、功能取向、暗紅褐色外牆磚，曾經謠傳它們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單一科系建築。綠地鋪上草皮，除了移植來的老茄苳、老榕樹外，賴佳宏的鏽色門神威武守候，與楊英風的「東西門」遙然相望，妝點出現代氣息中夾著老生命的遺緒。

走過大學路與長榮路的十字路口，站在珠泉流水的小廣場上，偶爾要小心躲開拼碎溜過的年輕滑板。北方有幾座縮小版的玻璃金字塔，模擬貝聿銘的語意。向東，面對著的是企業捐的奇美大樓。奇美咖啡內的咖啡叩門原本是前校長期待撮合跨學問閒聊而刻意安排的機會，只是教師同仁都說太忙了！太忙了！熱切的講者與聽眾的年紀找不到交集，有趣的講題頗有傳道講課的意味，少了些許針鋒相對的機會。原本展示藝文與光電

科技的合奏曲已經悄然休止。咖啡座外的水景臺上經常是野狗趴著曬太陽的好地方。轉個面向南，7-11、星巴克、麥當勞，連賣麵、賣衣服的商人都擠進連鎖店的行列，都成了看不見面目的資本與消費的報表，不讓過往路人留連。賒賬、討價還價、老闊的故事，那些都只是遠古時代的軼聞。回身面向西，矮牆退卻成穿透的風景。牆外是整排聳立的羅望子，果熟時節，豆莢任一地散落。微酸的滋味可能只會勾引南洋而來的遊子，以及藏匿在老輩的回憶裡。沿著牆往前散步，牆內的地下停車場上鋪著土，翠綠的龍柏和紫花飽滿的羊蹄甲點綴彎曲的小徑。在迫不及待建設高樓的年代裡，工科系館竟然能保留一棟日式的矮房，外牆窗上安上樸素的鐵窗。熱鬧被隔離在樹叢外，讓行人擁有四、五十公尺的寧靜。工科系館舊門前的石雕，是一九九八年世紀黎明校園雕塑大展所留存的紀錄，名稱思量，卻削去了頭腦與身軀，猶如面具，沉醉的臉龐斜依著捻花指。

連結成功校區與勝利校區的是舊校門，傍著日式的警衛房舍。在指揮學生往來的紅綠燈下，北邊的紅磚建築是一般大學少見的成大博物館，南邊是學生K書中心。馬路邊每

逢社會事件就會變身為民主牆的佈告欄，已在二〇二〇年無聲息的拆除。博物館原本是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時期的行政中心，目前還保留當年若槻道隆使用校長室的模樣。由總督府營繕課規劃的日本殖民式的建築，保留通風的門廊、拱窗，散去熱帶氣候的燠熱，帶著靜肅與威嚇的氣息，宣示殖民者培植工業根基的實用意圖。學生K書中心的前身是圖書館。當年美籍普渡顧問鑑於成大圖書太少，因此以美援經費大量添購最新理工教科書、西洋文學名著、社會科學書籍，並且興建這棟現代主義風格的白色建築來館藏。簡單鏤空的階梯拾級而上，隱喻知識所提昇的視野。以溫帶氣候的校園來說，這種劇場般的階梯應該是讓一大群年輕的學生懶洋洋的散坐聊天的地方，只是搬到熱帶來，毒辣的太陽讓所有人都躲避。舊校門口這兩棟風格不同、顏色不同、意圖不同的建築正面對望，讓安靜的空氣中延續著半世紀以來文明爭戰的波濤。書已不是「讀」，而是「K」，西洋的、東洋的、在地的，不知道來往的學生將會如何挑選？

再往西行，成大的雲紋牌樓攔著勝利路與大學路口，宣告成大在此。白色牌樓上，西面大書「國立成功大學」，東面則有犀利的筆法橫批「窮理致知」，旁書小字蔣中正，還好未提官職。「窮理致知」，除了開個玩笑說「窮你就會知」之外，應該還有些意遠境深的道理。只是，強人褪色，當大家都忙著追逐世界百大的名號之際，成大人該窮什麼道理、致哪門子的知覺？牌樓南方曾經是成大老郵局與低矮破舊的教職員宿舍，屋舍已被剷平，讓商人重新蓋成大會館。五四才女蘇雪林是成大中文系教授，晚年獨居的房舍應該是座落在會館地基的某個角落，已經了無痕跡，五四遺韻收藏在成大博物館內蘇雪林的小書房裡。（編按：房舍由學校與蘇雪林基金會規劃待修。）站在十字路口，極目北眺勝利路，高大的菩提樹圍出綠色隧道。只能在秋冬落葉之後，才依稀望見古臺南城傾圮土牆的側影，隱身在土牆之後的是借住在校園內的小西門，卻因一時疏忽讓門樓的東西方位錯置。西南方，已是國境之南，脫離大學，交錯吵雜著各式小吃街、影印店、遊學出國代辦、英語補習班，那裡，才是成大學生的生活中心。那裡，也許會扮演過某些年輕心靈的喜怒哀樂。只是，當卓越、攻頂的流行口頭禪如此響亮，忘了腳跟下瑣碎的事，要等待自己的故事變成偉大免不了得多花些時間。

過了勝利路的車河，右手邊是成大體育館，命名中正堂。外牆還張貼著李小鏡的巨大攝影，揭示出每個人都帶著些許動物的野氣。再往前，就來到了詩人的身邊。跨進成大正大門，正北的高樓以雲平為名，樓前是巨大而氣派的朱銘雕塑。名為「飛撲」騰空而起，遠望卻有捏麵人上竹竿的錯覺，可能是一種可惜的誤會。騰空而不得不與大地牽連，是一道考驗成大人心智的難題。成大人的心智該用在何處？有些答案已經一再地重複過了。成大八十年前，和田三造設計的校旗有三種顏色：紅、藍、黃三色，分別象徵「熱誠」、「希望」、「堅實」。與詩人抗禮的蔡元培說：「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份子的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蔡元培大概不知道，坐在成大中正堂內興奮的畢業生已經聽過「企業的最愛」才是王道。如果是詩人筆下的阿Q會如何期勉？成大會不會大方的說這裡是企業家的搖籃？守候在成大正大門的詩人，兀自低頭不語。

以成大的大學路為風景，歷史已經見證過許多新可能。成大校園裡，那裡去找尋另一個王助、蘇雪林、魯迅、蔡元培？成大學生出了校門，面臨的是新世紀、新機會。除了讓他們散步之外，誰能預見新世紀的人所要的技能？

全文首載於成大校刊237期



